

古今事文類聚

續集 終

卷之廿八

~~99~~
~~54~~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54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二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珍寶部

玉 璧 琉璃

羣書要語瑤玉包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

瑜美玉也逸論語玉書云有山玄文有水蒼文白如截肪音方

腰曰黑譬純漆赤若鷄冠黃如蒸栗魏文帝與鍾繇書周有砮阮宋有

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晉有垂棘六帖或問玉符曰赤如鷄

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王瓊玉部論子貢

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孔子曰非為珉多而玉寡也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兼而不劇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絀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浮達信也采色傍達不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有隱意似信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禮記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崖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故勝水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木大戴禮白圭之玷尚可磨也詩龜玉毀于櫝中論語良玉度尺雖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玉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韓詩外傳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淮南子崑山之傍以玉璞抵鳥鵲益鐵論價越萬金

貴重連城魏文帝

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皆謂抱荆山之玉曹植與楊德祖書

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陸機賦

璧方中圓

外曰璧璧之為言積也

內方象地外圓象天白虎通

璧大六寸

謂之瑱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爾雅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蒼璧禮天禮記

琉璃琉璃大齊珠也韻

集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魏略

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亦可

浣衣用之不涓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諸番志

詩句玉水記方流選焚寶真愛寶碎玉未忘玉坡未試囊中食

玉法明朝想入藍田山杜璧黃琮白璧天不惜但恐貪夫死懷

璧坡

古今事實

赤刀切玉

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刀切玉如切泥列子

釣得玉璜

文王至磻溪呂尚釣玉趨稱曰望公七年今見玉景蒼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尚書中候

善價沽玉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

得玉能辨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曰此怪

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尹文子

以不貪為寶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襄十五

以燕石為寶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太寶華匱十重巾十襲視之者皆掩口盧胡而笑

以鼠脂為璞 見報贖門

卞和獻玉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使樂正子占之占之言石王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遺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玉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

宋人刻楮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二年而成遂以巧食宋國 列子

撞碎玉斗

亞父撞碎漢王所獻玉斗

懷壁其罪 以下係壁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 左傳

垂棘之壁

晉荀息請以垂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

當壁而拜 見太子門

亡壁見疑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儀掠筓不服儀謂妻

日視吾舌存不妄日存日足矣詳見報仇門

賜璧一雙

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

全璧歸趙

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王書曰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王召見藺相如遂遣秦璧西入秦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趙主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為戲弄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舍相如廣成傳相如使人從他道以璧還趙

張伯懷

後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二千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座孔子教授堂下牀自有懸釜意問戶曹曰此何釜也曰夫子釜也昔有丹書人勿敢發意乃發之得素書又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符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名問伯果服焉

羊公種玉

羊公雍伯維陽人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居焉山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二年有一人就飲飲訖出石子一升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曰種此可生

好玉又得好婦時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特往視玉子生人莫知有徐氏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以為狂乃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白璧以贖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名其地曰玉田搜神記

作琉璃殿以十條琉璃

魏太武時太月氏國人商販至京師自云能鑄琉璃既成光澤美於西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見者震駭以為神明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怯琉璃寒

蒲奮畏風在武帝琉璃窗內坐實密似疎奮有疑帝問之答曰

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不執琉璃蓋見酒典簡

廁用琉璃椀見廁門

懷琉璃餅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有丐者自稱媚兒姓胡懷中出琉璃餅可受半升表裏通明而不隔物曰施滿此聖瓶子則足矣瓶項如葦管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見瓶間大如粟粒眾異之復與于錢亦如此以至萬錢亦然好事者以驢與之入瓶如蠅大動行如故俄有度支綱至數十車綱人駐車觀之綱王戲曰尔能吟諸直入瓶中乎媚兒曰可乃微側瓶口冷車悉入歷歷如行路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綱官大驚以挺撲瓶破

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
領車乘趨東平而去太平廣記

古今文集

雜著

說玉贈蘭陵蕭易簡遊三峽

符載英華

玉在寶族拔乎其萃者也濡天地之冲和納陰陽之粹精堅剛
滋潤配德君子故為璵為珣為珪為璋以奉乎神抵人鬼以飾
乎車服冕弁非是則禮樂之道有墜於地焉當其沉耀隱璞墮
汨沙泥中枯稿闇藹光明不發庸工睨之譬頑塊意方拾之感
而復投此卞氏所以暗鳴珉璠所以長主聲也及其逢值英匠
識密鑿洞撥於瓦礫而不疑抵之鏗然琢之爛然如蒸栗截肪

氣吞蛇文珠貫魚且是時也卽趙不得私愛燕不得暴取坐齊
官而後見藉緋繡而後執委連城如肺腑割土地如裂帛以償
其價猶恐其不直玉則尚然人豈無之士君子含略蘊器困於
側陋塵垢被身體蓬茨沒四壁智不瞻體獨道不信妻子蘭草
視之猶聲一作贅夫也及其乘時運之會遭知己之顧鬱起耕
釣作時功勳上以戴太君下以福生人澤流萬世聲塞九寓是
時也一言受卿相再詞啓華社以厚其禮猶謂之不重於戲有
至物必有至人有盛才必有太用歷觀前代不知則已苟或知
之則古獄之劔不為朽鐵也蓋車之馬不為病駒也爨下之桐
不為樵薪也磻溪之士不為樵叟也蘭陵蕭易簡韜沉遠之識
抱宏備之材業巨命隘與時濩落若嚮者之事尚或不泯則道

必有所明志必有所行指顧樹勳績呼嘯取金紫是天人也肯
昧茲數而隕獲於此際哉人謂其病愈固知其甚泰矣然三峽尋
顏驚波觸天行客易愁况聞哀猿苟有鍾粟尺帛之可共則寧
使賢者栖栖於沂其間去矣自愛余下歎矣且玉有盛美可以
况德亦感乎和璞之事故為說玉以餞之

錢 鐵錢 楮錢

羣書要語凡贄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說靡究漢書黃金
為父白銀為母鈔為長男錫為適婦天性剛堅須水終始休貞
應乾孔方效地錢神論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白集撲滿者
以土為竅為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

詩句 巢許茂四海商賈爭一錢曹植囊中恐羞盡留得一錢看

杜元無王老又何恐簡齊孔方兄有絕交書山谷

古今事實

幣或以錢

虞夏商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帛或刀或龜貝通
以釜鑄幣

禹九年水湯七年旱人無糧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
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管子

散錢與民

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六韜

九府圖法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三十六 德言堂

周成王時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爲重一斤錢圜滄
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實於金
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前食貨志

鑄大錢

周景王患錢輕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資幣權輕重
以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
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子權母
而小大利之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百姓
蒙利焉前食貨志

出錢取息

孟嘗君相齊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使入出錢於薛貸錢

者多不能與息馮誰行至薛召取錢者皆會得息十萬乃多
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能與
息者爲期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貸者爲民之
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
貧者燬券書以捐之有君如此豈可負哉

貸錢爲資

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
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
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
子子今亦得矣

秦鑄半兩

秦鑄半兩

秦兼天下幣為一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卑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輕重無常食貨志

吏奉錢三

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蕭何獨以五後益封二千戶以獨贏二錢

賀錢萬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始為謂者曰賀錢萬實不特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

引入屋蕭何曰劉季故多大言者矣

八銖半兩

漢高帝行八銖錢文帝造四銖錢武帝造五銖或造半兩

鄧通鑄錢

文帝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為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下

漢錢貫朽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廩庾皆滿而庫府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枚

奉錢薄

東方朔云休儒長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二十臣朔長九尺餘

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漢有青蚨

漢時南方有虫其形如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蚕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千寶搜神記

以一當五

武帝時公卿請令京師鑄官錢赤及以一當五官用非赤不行藏無名錢

張安世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計

錢文為貨泉

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旁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

不如一囊錢

東漢趙壹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奉錢為報

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出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接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我者也

守錢虜

馬接曰凡殖財貴能賑施否則守錢虜耳

太人銅臭 見父子門

勉兄以廉

鄭均兄為縣游擊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盡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更坐贓終身殞棄兄感其語遂有廉潔稱

身後還錢

平輿關敞為郡五官掾太守弟五常病以奉錢百二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患死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關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

謬言有良君無疑 汝南先賢傳

口不言錢

晉王衍妻郭氏藉賈后之親食及剛復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言卿不可郭為之小損衍疾郭貪鄙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

餉錢盡施

劉凝之隱居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而盡
負錢作牛

永徽中涿州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二千後與錢王佛前誓曰若我未還公願死為公家作牛逾年而死錢王家特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白毛為路伯達二字

金溝

王武子移第近北芒于時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號金溝世說

錢癖

和嶠富擬王者而至吝人謂之錢癖

錢患

梁武帝弟蕭宏錢百萬丁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掛紫標如此二千餘間武帝見之計錢三億餘萬武帝少子綬作錢患論

譏之

呼為王老

王元寶富厚人以錢又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南部新書

鵝眼錢

宋泰始中通私鑄而錢大壞一貫長三寸謂之鵝眼錢蘇氏此者謂之經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市井不復料數十萬不盈一担斗米一萬他物稱之顏竣傳

足錢便可

南史周文育詣下者下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周曰足錢便可誰望對侯

不肯質書

事文類聚續集

梁謝舉兄子儵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以班史質錢各曰寧
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金錢質生子

梁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國曰錢一千聞人少之不爲通
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

作詔潤筆

隋鄭澤自隆州徵還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國公位
上在國高穎戲謂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
何以潤筆上大笑

前定得錢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苦於貧所居抵官庫因死而見有錢數萬

貫錢欲其舉見一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
尉遲公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
鍛煉之次乃前拜之公問曰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
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日足下他日富貴若能
哀憫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生五百貫月日
署名書生携去公與其徒大笑以爲妄也書生却至庫復見金
甲人令繫于梁上高處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
殊功勅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王者忽於梁上得帖子
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求書生具陳所見厚遺之
逆史

上清童子

岑文本山亭避暑忽有入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青圓

角冠衣淺青衣自言由漢得果成仙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睹
岑因問其冠帔答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也
又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言訖送出門而去行數步至墻下忽
不見文本使人掘之乃一古墓其中唯得一古錢文本方正上
清童子者謂青銅也名元寶者錢之文也外員心方正錢之狀
也青衣者銅衣也五銖者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
是錢帛曰盛至中書令忽失古錢岑遂亡矣

券號飛錢

德宗正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憲宗時商賈至京
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
取之號飛錢食貨志

錢可通神

張延賞聞度支有一冤獄久不決及公判度支期以旬日平反
視事日案上一帖云奉錢二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悉收吏禁
之次日於盟洗處又一帖奉錢十萬公歎曰錢至十萬可通神
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幽閑鼓吹

餉錢不受

陸贄調鄭尉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二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
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毋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

光署錢

唐陸扆自翰林拜相故事自三省得相有光署錢留為宴資學
士院未始有扆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

光學錢

唐劉元章為國子祭酒建言羣臣輸光學錢自宰相方鎮刺史各有差

錢文歐書

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名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為也初進樣文德皇后指一甲痕因鑄之談實錄

唐錢短陌

今之錢數百錢謂之陌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為鑄錢法至昭宗未乃定八十為百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百輸官仍用八十筆談五代周太祖時王章掌財賦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

章始以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侯鯖錄

禁錢出界

太祖開寶詔舊禁銅錢無出化外人自五貫以上其罪死

塞破屋子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任事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也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指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淳化草書

前代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宋太宗始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侯鯖錄

飛錢致富

唐劉元章為國子祭酒建言羣臣輸光學錢自宰相方鎮刺史各有差

海陵黃壽家先貧困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無數餘處皆拾得後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幽真錄

整錢囊歌

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采薪為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木囊錢滿其中而囊少故故錢流出於是推正以石槽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亡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為囊歌以五百崔尔正之耳徐鉉稽神錄

用鐵錢係鉄錢

文彦博知永興軍或言陝西鐵錢不使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民多閉肆僚屬

請禁之方輿曰如此是愈使感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繅帛數百匹使賣之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若是則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記聞

王璵用紙錢以下係紙錢

唐王璵專以祠神位宰相漢以來葬喪用瘞錢後世俚俗稱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之

瘞紙幣求福

王嗣宗為節度使性剛正常臥病家人私瘞紙幣以祈福嗣宗大呼而止之曰神苟有知豈枉法而受賄耶聖宋撥遺

康節焚紙錢

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人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恠問之

則曰明器之類也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

古今文集

雜著

錢神論

晉魯褒

有司空公乎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其母
 先生班白而徒行公乎曰嚙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
 先生曰欲之貴人公乎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
 乎曰學矣公乎曰詩不云乎幣用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
 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棘棗修易不
 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
 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

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乎批解大笑曰固哉子
 之云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譚時易世變古今
 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
 船膠狂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
 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
 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
 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更易
 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遺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
 字曰孔方夫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
 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嗚矣富人
 哀此貧獨豈是之謂平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

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
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
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
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
爭辨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
問笑譚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
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
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
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
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賤貧濟乏天不
如錢若藏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

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
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
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
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
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彼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
交下接各譽益彰

律詩

錢

李嶠

漢日五銖建姬年九府流天龍帶泉寶地馬列金溝趙壹囊祿
定何曾著欲收金雨應入論玉井與來求

又

九府五銖世上珍，魯褒曾詠道通神。勸君莫負須知足，雖解榮
人，也辱人。

詩話

詠破錢

毗陵士人家有女子年十六七，詠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
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沈筆談雜著 係紙錢

錢鄧州不燒猪錢頌

呂南公

嗚呼！士誠知修耶，內不欺諸己，外不欺諸人，可與修己已。嗚呼！
士誠有立耶，上不愧於天下，不作於地中，不負於人，可謂士君
子已。凡唯知修，至于可立而不欺不愧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

明我斯天地神明已，豈又鄙鄙於緒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惑，
稔匿自危，則區區於禍福，以壯其毒，聞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
之罪士為多，則假之以請禱，禱祈假之不吝，則鬻猪代焉，而弗
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獨超於
眾，謬行不狗於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禱祥之苟求，蓋清修而
不媿，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錢之不然，而名世之優優，嗚呼！豈
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二十六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二十七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二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器用部

舟

羣書異語舟言周流也船言循也循水而行也船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上曰翟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人驚視也廣雅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拊兩雅上下重版曰艦外狹而長曰櫂衝二百斛曰舠三百斛曰艇釋名吳曰扁廣雅晉曰舶李虞通俗海中船

舟

日艤埋倉船名左傳誰謂河廣下葦航之河廣方之舟

之谷風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王弼明豕水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莊子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

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莊子龍舟蠲首高誘注曰

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首以禦水患淮南子渡江河無維楫中

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漢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太宗紀

湖海船于艘杜開帆駕洪濤杜小舟若鳥鷺大舟若鯨鯢

共泛瀟湘一葉舟韓野渡無人舟自橫劉禹錫

古今事實

伏犧作舟楫

伏犧氏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洿

後人作舟

共凱貨狄作舟黃帝一臣也世本巧倕作舟墨子伯益作舟東

首發蒙記

乘桴浮海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漁舟濟難

伍子胥與楚太子建之子勝俱奔吳到昭關欲執之胥與勝獨
身步走追者在後江上有一漁父方刺船知胥之急乃渡之史記

扁舟五湖

范蠡事勾踐滅吳乃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返

乘船危 見橋門

李郭同舟

郭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各震京師後歸鄉曲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西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

火焚戰艦

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蒙衝闢艦千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累以帷幕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盛延燒岸上營曹公軍退

賈服搖櫓

呂蒙襲關羽於尋陽盡伏精兵於樓櫓中使船中搖櫓作商賈

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突入艨衝

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楫櫓大繼繫石為石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百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艨衝身以力斷兩繼艨衝乃橫流大兵遂進

中流擊楫

祖逖為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雪夜乘舟 見雪門

月夜乘舟 見月門

畫鷁首怪獸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謀伐吳造戰舟艦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馳馬往來又畫鷁怪獸於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枋蔽江而下吳建平守吳彥取流枋呈孫皓曰此晉必有攻吳之計且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

錦袍坐舟中

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仙翁葉舟

陳季卿家于江南嘗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有終南山翁亦侯僧歸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歎曰安得自滑

泛河蓮于家山翁笑曰是不難命僧僅折階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既張恍若登舟旬餘已至家矣異聞錄

以舟喻時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了齋陳公瑾適相遇獨請登舟共載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乘舟為喻偏重其可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因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為元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毋改子之說行之大遽所以紛紛楊龜山云堂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為何椿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如何亦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者因甚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平遺書及語錄

傲舟

劉禹錫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既釋縛，纒榜人告曰：「方今湍悍而舟監，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錄，是初以室之灰以堊之，鄭以乾之，僕怠而舟行，夕暢而晝勤，景霾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通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檣，彌穉，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遊幕而鰲矣，或拊拈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尚寢矣，吾曹無虞以燕息矣，逮夜分，窾隙潛澗，渙然陰潰，至于澹筭，濡薦方卒，愕傳呼，踉跳登壚，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缺然目視而言曰：「曩子兢兢，

也。汴洪波而無害，今予宴安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裁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向公厲劔，子西晒，李困養，土春申，易至於覆國，夷族可不警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俯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傲，斯弗及已。

古詩

大雨戲作呈張立之及同行諸公 張安國

我船千斛初甚遲，上灘下灘風薄之。百夫撐挽纔得過，水淺舟大行無期。同來賓客笑鈍滯，一葉自買如鳥鷺。瞥波急葉亂藻荇，瞬息不見颶車馳。忽然昨夜雷雨作，黑雲頽山風卷壑。龍門春漲魚鱉亂，牛渚宵明鬼神惡。蓬翻纜斷泊不得，客只一身無

處著長聲耳各絕驚起一浪先掀半船水囊衣漂盡到巾履
夜轉忙沙石裏我時酣寢殊不覺但怪颼颼風到耳起來呼酒
自勞苦水蒲涼生差可喜向來笑者今却悲人生淹速那能知
明朝轉舵我船快喚客同船莫嫌隘

舟中

杜甫

風食江柳下用卧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橋並米船今朝雲細
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祇應學水仙

車蓋

羣書要語擊車牛遠服賈書坤為大輿易蓋園象天軫方象
地輪輻象日月周禮有車轉詩天下車同軌晉紀輿不及還

輟車馳轂還擊帖並六蓋輪人為蓋周禮出擁華蓋選翠為蓋

今注以翠羽為蓋高唐賦天形如荷蓋隋志

詩句結軫荒郊路選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韓行樂從蓋輿

山谷如行九軌道並驅無擊轂坡更有南堂堪著客不憂門外

有高車坡門前輶輶使君車坡蓋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曹

相傾蓋承華景注日光也陸士衡傾蓋若飛鴻鮑明遠

古今事實

彈鈇無車

馮驩彈鈇歌曰長鈇歸來乎出無車

門多長者車

陳平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喜人負...

安車蒲輪

武帝以安車蒲輪迎申公

同車不同茵

汲黯與周陽由同列共車未嘗敢均茵憑

陳其車馬

相榮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賜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朝見載輿

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朝見皆使載輿虎賁輿上殿就坐三公有疾遂為故事

遇雨入車

王徽之嘗從桓冲行遇雨因下馬排入冲車謂曰公豈擅一車

乘短轆車

見妬婦門

借車

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命焚之

常褰車帷

梁豐景宗為領軍性躁動出行常欲褰車帷慢左右諫以位望隆重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柘子弦作磬礮聲箭如餓鴟呼平澤中還塵數肘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幾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死二百新婦於

邑使入氣盡

乘車買易

宋劉凝之妻郭不事榮華夫妻共乘薄莽車出帝買易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

肩輿入殿

房元齡病稱聞詔許肩輿入殿

作華蓋以下係蓋

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蓋風俗通

為曲蓋

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為曲蓋風俗通

傾蓋相親

孔子之剡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家語

雨不假蓋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其甚恇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遺其短者故能久也家語

古今文集

雜著

飯車

司馬君實

天雨透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謹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謂曰子何用知之透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濘而蹊獨不濘又狹而高是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七
衆人之所趨也而車不量其力固被擅高父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鉅於此者矣飯車之足云

古詩

借車

孟郊

借車移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百年徒校走萬事盡隨花

寶鼎

鼎

羣書要語九鼎待人而後寶揚子幹葉周鼎寶康瓠今楚辭鼎二足兩耳和五味之彝鼎也說文鼎絕大謂之鼐圓揜上謂之鼎萬小鼎附耳外謂之翼爾雅亨人掌供鼎鑊以供水火之濟

周禮 豕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 易疏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六

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玉鉉大吉 鼎卦 鼎取新也 雜卦 牛鼎

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有鼻自以銅為之 三足 三禮

圖 用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少汁則熬 後邊孫傳

詩句 調和鼎鼎新 杜 世德調金鼎 孟 菽水賢五鼎 坡

古今事實

鑄鼎取象

昔泰帝 伏羲也 興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係象也黃帝 作寶鼎二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賜享 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享承天祐 前郊祀志 鼎成上昇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七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成有龍垂胡髯迎黃帝上昇因名其處曰鼎湖同上

得寶鼎

黃帝得寶鼎是侯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非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

遷九鼎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邑義士猶或非之左威二

問鼎輕重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百物而為備使人知神姦故民

八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郊廓下世三十二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

獲鼎改元

漢武帝時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掘視得鼎以禮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之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謂之寶鼎改元元鼎

伊尹負鼎以下係鼎

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東方朔傳

力能舉鼎

烏獲任鄩扛鼎拊牛楊子秦武王有力與孟說舉龍文鼎絕膺而死

古今文集

雜著

三器論

韓愈

或曰天子坐於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使萬方之來者惕然知天下之人意有所歸而太平之階具矣後王者或闕何如對曰異乎吾所聞歸天人之心與太平之基是非三器之能繫也子不謂明堂天子布政者耶周公成王居之而朝諸侯美矣幽厲居之何如哉子不謂傳國之璽帝王所以傳寶者耶漢高文景

得之而以為寶美矣新莽胡石得之何如哉子不謂九鼎帝王之所謂神器耶夏禹鑄之周文遷之而為寶美矣桀癸紂辛有之何如哉若然歸天人之心與太平之階決非三器之所能也夫帝王之聖者卑宮室賤金玉斥無用之器以示天下貽子孫而後王猶殫天下之土木不肯已又安忍誇廣之尊其為明堂歟若傳國璽之狂贏賊新章心侈意而為之示既有之不抵之足矣稱其符瑞則未也若九鼎之死百牢不能膏其腹火萬載不能黔其足其意飭祠之用不足取豈不為無用之器哉堯水滔天人禽鬼神之居相混已禹導川決水以分神人之居乃銷九金乃鑄九鼎儀萬有之族露怪異之狀其護人已其救人已後王決不如太禹識鬼神之狀又無當時汨沒之危而徒欲闢

金火廣器物與夫墊巾效郭異名同簡者豈不遠哉是亦見謬也噫不務其修誠於內而務其盛飾於外匹夫之不可而况帝王哉

鼎銘 見銘門

漢鼎銘 并引

蘇子瞻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善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乎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已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

周之祀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二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忘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杜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二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王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

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古詩

寶鼎詩 見國都門

石鼎聯句詩序 係鼎

韓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相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頭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肩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亦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相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顏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

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謂劉曰吾不能世俗書弟子為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脞初不似經意詩旨有如譏喜子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喜喜思益苦務欲厭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工益奇不可附說語能自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頽脫含譏諷夜蓋三更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能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言四十字為八句既止即讀讀

畢謂一子曰章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能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閉口矣。一子大惧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能人間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一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鼗。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出。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覓之無有見矣。一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遂詣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常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巧匠剝山骨剝中事。師服 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膨。彌明 外包乾蘆文中有暗浪驚。師服 在冷安自足遭焚意彌貞。喜 謬當鼎彝間妄使水火爭。喜 秋衣未落葉凍芋彊抽萌。彌明 一塊元氣間細泉幽竇傾。師服 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 方當紅爐然益見小器盈。彌明 睥睨無刃迹團圓類天成。師服 選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 妾有雙耳穿上為孤髻。禪 彌明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鎗。師服 可惜寒食秣擲在路傍坑。喜 何當出灰地無計離瓶壘。彌明 陋質荷斟酌狹中貴提擎。師服 豈能煮仙藥但未汚羊羹。喜 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 徒爾堅重性不過并合盛。師服 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 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 以茲翻溢僣實負任

使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故有漏泄情喜寧依暖熱不與寒涼
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瓊瑣不足呈在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
鏗善全勝胡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撻磨確
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韵並是弥明
次韻周種惠石鈔
蘇子瞻
銅腥鐵澁不負泉愛此蒼然深且寬蟹眼翻波湯已作龍頭拒
久柄猶寒薑新盪少茶初熟水清雲蒸蘇未乾自古函牛多折
足要知無脚是輕安

弓矢

羣書要語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檟次之壓桑次之橘次之木

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周禮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
角也筋也膠也絲也漆也冬官駢駢角弓詩一弓重弓閔官良
弓之子學為箕學記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堂溪魚腸
丁令劉邵趙都賦弓則烏號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繡質暫附文
身陳琳武庫賦繁弱拒黍古之良弓也荀子矢人豈不仁於國
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國人惟恐傷人孟子矢人為矢前弱則
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冬官惟
菌輅注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禹貢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
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朕易係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吉日角弓
其觚束矢其瓊泮水弓不載橐弓矢注橐者弓衣一名緇時邁
交韞一弓注交一弓於韞中小戎解其矢瓊弓衣也莊北遊

象弦注弓友末所以解紆也以象骨為之采薇魚服注取魚獸之皮為矢之服

詩句 韁帶佩雙鞬 鮪明遠 控弦破左的 將軍膽氣雄 臂懸兩

角弓杜 青海無傳箭 天山早射弓杜 變弓開綠弦 滿月不憚堅

李 挾矢射漢月杜 挿羽破天驕 鳴鏑自相和選 箭枯通天有

下門杜 翻身向天仰射雲 一箭正墜雙飛翼杜 玉張分弓射虜

營杜

古今事實

烏號之弓

黃帝鼎成有龍垂髯下迎黃帝上騎墮弓百姓乃抱其弓而號因名之曰烏號前郊祀志 烏號弓者柘樹枝長而烏集將飛枝

彈烏鳥乃號呼以柘為弓因名烏號

弓錫有功

成王雕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注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四物精材

齊景公使人為弓弓人之妻曰此弓者泰山南烏號之柘燕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四物者天下之精材也

楚人二弓

楚人出遊二烏嗥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之人得之何必楚也家語

諷弋鳥鷹

楚人有以弱弓微繳加鴈之上者。襄王召而問之。對曰：「王弋道德五霸，七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為弓，勇士為繳，張而射之，非特鳧鴈之寔。」世家

雙帶兩韉

黃草簪力過人，雙帶兩韉，左右馳射，在藏箭謂服藏弓謂韉。

弓燥手柔

魏文帝言：歲時之春，和風扇煖，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子獵於鄴西。

彎弓射戟

表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呂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圍，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載於營。

門布彎弓而顧，曰：「請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各鮮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零等皆言：「將軍天威也。」罷去。布傳

木心不正

唐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

挽兩石弓

張弘靖曰：「天下無事，爾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十字。」

作矢

黃帝臣牟東作矢。世本

枯木為矢

肅慎國以楛木為矢以石為鏃六帖有隼死楛矢貫之長尺有咫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國語

金僕姑

魯莊公以金僕姑射矢名也南宮長萬左

李陵矢盡

單于攻漢軍李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百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

伐竹為矢

寇洵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

鑿臂取鏃

關羽嘗為流失所中貫其左臂後瘡雖愈每陰雨痛醫曰矢鏃

有毒毒入于骨痛破臂作瘡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冷醫鑿之時材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滴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蜀志

二箭定天山

薛仁貴破九姓突厥於天山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餘皆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二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古今文集

律詩

劉乙新作射亭

乙之父嘗知眉州

蘇子瞻

蘭玉當年刺史家雙健馳射笑穿花而今白首閑驄馬只有清樽照畫蛇寂寂小軒珠網遍陰陰垂柳鴈行斜手柔弓燥春風

後置酒看君中戟牙

劍

刀附

羣書要語 劍口謂之鐔，鼻謂之彘，鞘謂之室，鞘謂之衣。初學 桓

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肖，闔閭之干將，莫邪巨闕。

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荀子 子勞楚之寶力。穀梁傳 有子越之

劍，神而藏之，精神四達。莊刻意 古人墜劍水中，刻舟而求。新子

劍可以愛身。楊子 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器。

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慧汜畫塗。王褒頌 陸斷犀象，未足稱

善，隨波截瀉，水不漸刃。曹植七啓 豐隆奮推，飛廉扇炭，神氣化

成陽文陰縵。張景陽 莫邪為鈍，今鈇力為鋸。楚辭

詩句 倚劍臨八荒。江文通 盜無竊恣，祛僿英雄爭奮劍。歐 惟有

古今事實

古有神劍

顛項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而劍。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赴指其方。則剋未用，特在匣中，譬如龍虎吟。拾遺記

拔劍而舞

子路拔劍而舞，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何持劍乎？家語好生

好廢人之劍

孝文王喜劍，劍士日夜相擊，死傷者歲百餘人。莊子往見曰：臣

三劍惟王所用有天子劍諸侯劍庶人劍太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薄之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莊說劍

越王之劍

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劍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豪曹巨闕魚腸示之薛曰非寶劍也取純鈞示之薛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其紋如星行其光如波溢取湛盧示之曰善哉金鐵之英奇氣純靈可以折衝伐敵允常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弒吳王僚湛盧乃去楚

干將鑊

楚王召風胡子令之吳見歐冶子與歐子同師闔閭使造二劍一

干將一鑊鑊者干將之妻也金鐵未流干將夫妻乃斷髮剪指投於爐中乃濡遂為劍陽干將作龜文陰鑊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陰以獻闔閭蜀志

楚王三劍

楚王作劍三枚曰龍泉曰太阿曰工市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之楚王引太阿登城麾之士卒迷惑流血千里蜀志

劍酬漁父

楚捕子胥子胥至江上有老父乘舟知子胥意故渡之既渡胥解其劍曰直百金以與漁父父曰楚法得子胥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之劍耶辭不受

卦劍徐墓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二十七 十九 二十

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
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解劍繫徐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
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拔劍斬蛟

荆有欲飛者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飛拔劍斬之呂春秋

拔劍斬蛇

漢高祖拔劍斬蛇

舞劍翥敵

高祖見項羽鴻門范增謂項莊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莊入為
壽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伯亦起舞以身翼蔽沛公
學劍不成

項羽學劍不成乃曰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請劍斷佞臣

朱雲請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上問誰曰安昌侯張禹也

帶礪具劍

雋不疑帶礪具劍以謂暴勝之

鳴劍抵掌

臧官馬武之徒鳴劍抵掌馳志伊吾之北矣

豐城雙劍

初吳之沫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張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
緯象乃要煥宿屏入曰可共尋天文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
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可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

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何在煥曰在豫
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
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
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
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華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
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公墓上
矣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末為人服也華得劍愛之乃于將也
莫邪可復至否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
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葉為州從事
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去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
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鱗紫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

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葉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
此其驗乎

以寶劍贈

李想以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剪太盜吾又以平
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元翼拜辭曰敢不仰承而愛
其死力李光顏長從河東軍為裨將節度使馬燧解所佩劍
贈之

劍有靈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戟而旋未嘗中
鋒鎗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入寇獲生口數千軍帥令
譯問衣太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

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有靈西陽雜俎

雷公逐劍

唐開元末武勝之知靜江軍忽見灘中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之夫戲以石投之中蛇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廣異記若新發研以下係刀

庖丁曰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研恢恢乎其游刃必有餘地矣莊養生

解牛不頓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象理解也

刀討不庭

吳孫權以寶刀賜費禕禕曰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

刀馘一虜

晉元帝贈劉琨名刀琨曰謹當躬自執佩馘一虜云

贈以佩刀

徐州刺史呂虔檄王祥為別駕有佩刀二者相之以為三公之器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位至太保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

古今文集

雜著

晉問

柳宗元

柳先生曰太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戟為矛
為鍛為鈎為鏃為鏃出太白徵辱收召招提伏巢木蕭蕭祁祁
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擯之
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奔奔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
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見蕩洞
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鑠雲破雪踣隊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
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轅諸
華比龍羣夷拔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
奉拘嗙汗免胃袒袖進不敢降退不敢窺若是何如吳子曰夫
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
為壯曲為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砥石賦 井序

劉禹錫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而傷物媪神噫濕渝已壞味雖金之堅
亦失常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澁不可拔剖其室乃出邇陽
眇眩傳刃蒙春鱗然如瘡痂如累子如青蠅之惡銑氣中錮猶
人被病然客有聞焉衷密石以遺余沃之草腹雜以烏膏切磨
下上直質焯見躊躇而顧迫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客曰
吾聞諸梅補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磨鈍
有是耶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今以利為佩遭土卑而慝作雄銛為之潛晦如景昏
而蝕既今其肌涿而為厲顧秋蓬之不可勦今猶何遊乎體骨
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汰之至精蟠一檢而多患豈害

氣之獨然兮將入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刀兮獵者之鋌不灌不
 羣今採錯銜鈞日鼓月揮兮剖腴擊鮮皖燿燿以耀芒芬淫夷
 而騰臆豈不以涉暑而蒙疹兮日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遺余
 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剝其鱗皴滑以滌滌如衣滌垢如鼎
 出不露畫披天萍開見水拭寒焰以破晉擊清音而振耳故態
 復還實心再起既賦刑於終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鈍之有時
 今寄雄心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
 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傑材奔走得既有自失豈無
 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隨道闕狹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
 振懸乎天砥以醜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君君為人
 天安有執礪世之具而患無賢歟

招劍文送劉致中

劉子翬

五山之精太氣之英鍊為神器曁暉霜凝噫此非所謂干將莫
 邪者乎其隱於豐城也肩以堅珉閱之深壤劍且靜矣何自而
 氤氳氤氳發為光恠上摩星斗而駭動人耳自哉蓋物必有用
 用必因時射彩騰輝不能自遏非若在礪無知朽腐不靈終沒
 沒以無聞耳然珠珍上瑞初不苟合孰能感而致之自非厚碩
 忠信無愧幽明如張茂先者焉劍胡為而來哉惜其逢辰不競
 怨禍方新忠蓋云亡王室淪沒嗚呼是劍也苟得其時使劉李
 用之必揮拂白蛇之臥使朱雲請之必齧齒佞臣之頸付之荆
 楚之客必喋血虜庭加之晉鄭之敵必三軍白首豈不壯哉觀
 其凜凜之風熒熒之質必不繞指柔必不自挺出必不為屨鏤

以害忠良必不為含光以夸幻惑必不銘金字以識姦雄必不飾犀文以資玩好必不潛于魚腹以逞窟室之凶必不舞于鴻門以快沐侯之怒儻不遇焉寧霍然變化蛟涎于深淵寒瀨之中若將終身耳用則見不用則隱視彼良庖之刀族庖之刃懋敝缺折歲月而煩更猶莫磨礪鈍澁以希一割之效者豈不萬萬相懸哉昔吳王闔閭鑄劍一陽曰于將作龜支陰曰莫邪作漫理茂先得之於異代歎識宛然跡其顯晦莫知所自豈在處處陰有神物護持耶自吳至晉數百餘年而劍一出出不數十年而化去自晉至今又幾千年矣異彩榮光照何遼落也豈象緯之學精研者寡莫能指縱耶將乾坤偉人世不常有無以召之耶抑神寶去來自有定數非可以歲月期邪方今風塵瀕

洞威柄倒置政須此物以畢能事吾聞白水之濱鵝峯之下有果氣焉曰天拂雲入而益耀方與博物之士仰觀俯察表而出之庶幾絕代之珍不陸沉於今日仍招之以辭曰

寶劍來流天精百神觀三年成寶劍來光陸離瑩礪鵝截鮫鮓寶劍來無七星茂流英掩青萍寶劍來駁風胡譽傾城價論都寶劍來奉君主定四夷臨八荒寶劍來應時昌時乎時母深藏

寶劍

梁吳均

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入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鏗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奇語張公子何當來見獲

雙劍

宋鮑昭

寶劍

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關有崇高一為天地別豈直恨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倘還并

寶劍

歐陽永叔

寶劍匣中藏暗室常夜明欲知天將用鏘爾劍有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常恐躍匣去有時暫開鏘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水此劍在人間百妖夜收形奸兇與佞媚膽破骨亦驚請以向星月飛光射檣槍藏之武庫中未得試五兵奈何狂胡兒尚敢邀金繒

古劍歌

郭元振

郭元振為通泉縣尉前後掠賈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

之武后聞之使藉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后問其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召見大愜聖旨并令口占古劍歌進后奇之命繕寫賜諸學士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匣裡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飛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泛泛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嘗親得英雄人何年中路遭棄捐落落湮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寶劍篇

李嶠

吳山開越溪涸二金冶成寶鏘淬綠水鑿紅雲五采歛起光

氣貫青上銘為萬年字胸中點作七星文龜甲參差白蛇色轉
驪宛轉黃金飾文犀中斷寧方利駿馬羣駢未擬直風霜凜凜
匣上清精氣迢迢半間明避災朝穿晉帝屋逃亂夜入楚王城
一朝運偶逢太仙虎吼龍鳴騰上天東谷顯昇紫微座西王佩
下赤城田承平久息干戈事僥倖得充文武備除災辟患宜君
王益壽延齡後天地

春坊正字劔子歌

李賀

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淠斬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
鋪吹不起蛟胎皮老蒺藜刺礪鴉花淬白鷗尾直是荆軻一片
心莫教照得春坊字按絲團金懸籊籊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
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

律詩

和周侍御買劔

曹居

將軍溢價買吳鈞要與中原靜夜讎試掛窗前驚電轉略拋床
上怕泉流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見說夜深星正
畔等閑期冠月支頭

古詩 係刀

割飛二刀子歌

盧綸

我家有剪刀人云鬼國鐵裁羅裁綺無鈍時用來二年一股折
南中匠人淳用鋼再令盤屈隨手傷改銀割飛二刀子色迎露
雪鋒含霜兩條神物秋水薄兩淬初蟾鞘金鞘越戟吳鈞不定
談斬犀切玉應懷昨日試曾磨漢水邊掌中估慄聲冷然神驚

魄悸却收得刀頭已吐微微煙刀乎刀乎何燁燁臆魅須臾恠
須臾若非良工變爾形只向裁縫委箱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二十八

器用部

几 案杖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几

羣書要語几案屬說文司几筵掌五几周禮授几有緝御行葦
杖持也說文謀於長者必操几杖從之大夫七十致仕則必
賜之几杖並曲禮文書盈於几案前刑法志侍坐於君子君子
欠伸撰杖履曲禮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語民年七十者授
之玉杖杖端以鳩為飾後漢禮儀志策扶老以流慈陶詞

詩句拂拭烏皮几 隱几亦無心 凭几看魚樂杜傳 清玉

案李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 汨沒事堆案歐 別杖留青竹

李惟有紅藤杖白吟詩 信杖扶杜 安得仙人九節杖明日看

雲還杖藜並杜

古今事實

隱几而卧

孟子去齊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公孫丑

器用借隱几而坐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

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

几者非昔之隱几也莊子

奮髻抵几

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奮髻抵几曰觀齊兒欲以

此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太史選其可用者

隱几眇視

郭隗謂燕昭王隱几據杖眇視相使則厮役之人至

坐置几

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居四輔年

者有疾吟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今為太師省

坐置几太師用杖

流矢憑几

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

安坐讀書議論自若也

書子裴几

王羲之詣門生家見裴几滑淨因書之直聳相半其父誤刮去驚懊累日

舉案齊眉以下係案

梁鴻適吳依大家舉伯通廡下為入賃舂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俯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庸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東觀漢記

拔刀斫案

曹公平荆州仍欲殺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不據案待下

劉玄佐貴母尚在賢婦人也見縣令走庭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慎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何安乎玄佐感悟待下益加禮

抱杖之別以下係杖

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柱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呂春秋

以杖叩脛

原壤夷侯孔氏以杖叩其脛

植杖而芸

子路遇丈人以杖荷篠云云植其杖而芸

竹杖化龍 見竹門

九節杖

漢武帝登沁室見一女子有九節杖仰指 劉根別傳

賜靈壽杖 見前置九注

木上坐

夾山問佛印和尚闍黎與什麼人同來曰木上座在什麼處曰在堂中夾山便到堂中師拈拄杖擲于夾山前曰莫是從須彌山得耶師曰月宮亦不逢見

古今文集

雜著

斬曲几文

柳宗元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王取焉以建家國員為棟楹齊為闡闕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度焉以九維量之則君子馮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楛木以限肘腋奇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歆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垓反時燠寒鬱悶結澁瘡寒艱難不可以遠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頽嶮峴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其焉制噐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脉体及筋倦策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噐之不祥莫是為敵焉可昵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率威施踣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

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廻車簡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傷正直宜道焉是達法焉是專谷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休其傳

買甥書几銘

晁無咎

仲遠好學辭藻良贍逸然有子貢之感時倦而願息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彊而夕惕

几銘

陳希元

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召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遯斯役來趨嗚呼賢既遯身即孤

几銘

晏同叔

小飯防體跬行虞跌中有角墊不存衽缺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八仙案銘

晁無咎

東臯松菊堂飲中八仙案八仙何必來松菊自吾伴

武王杖銘

以下係杖

武王踐阼為杖之銘曰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大戴禮

杖銘

羅充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杖銘

陳瑩中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

筇竹杖贊

黃魯直

厲廉隅而不劇故竊比於彭耽之壽屈曲而有直体能獨立於
雪霜之后伯夷食薇而清陳仲饒李而瘦涪翁晝寢蒼龍掛壁
涪翁履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爭終不使下莊乘間而
孺子成名

律詩

以天壇靈壽杖送華老

黃魯直

王屋千霜老紫藤扶公休沐對親朋異時駟馬安車去拄到天
壇願力能

詩話

方竹削圓

閩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李德裕廉問以方竹杖一贈焉方

竹出大宛國既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及再鎮浙右其
僧尚在問曰前所贈竹杖無恙否僧喜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
公嗟惋彌日前輩詩曰削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 桂苑叢談

扇

羣書要語自關而東謂之箒自關而西謂之扇 方信 便面謂之
扇 張尚傳

詩句輕扇動涼颼 謝元暉 輕箒頻相向 杜 雲邊不要吹簫伴只
擬乘鸞獨自飛 劉禹錫

古今事實

五明扇

舜廣開視所作五明扇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古今注

雉尾扇

殷高宗有雉尾之祥故有雉尾扇同上

作翼

武王作翼世本

持白羽扇

諸葛亮持白羽扇指麾三軍裴啟語林

禁緇扇

晉武帝節奢節禁緇扇

六角扇

王羲之在載山見一姥將六角竹扇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入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

蒲葵扇

謝安有盛名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提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奉揚仁風

謝安為揚州刺史表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亮安臨別執其手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舉扇避塵

庾亮出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

腰扇障白

褚彦回以腰扇障白南史劉禕傳

畫扇誤題見畫門

製白圓扇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私通嫂杖甚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製白團扇歌

扇圖山水

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

題詩於扇

梁柳渾有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思携扇去

周祖自鄴舉兵向關京師亂范滂見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恠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太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祔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賜白羽扇賦

張九齡

九齡既戾玄宗首恐為李林甫所危因進此賦
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
可敵清涼豈無純素彩畫文章復有修竹剖析毫芒提携密通
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羽之敢當與竊恩於聖后且見
持於未央伊昔皋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
身而何忘肅肅鳥羽穆如清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古詩

扇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

袖搖動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思情中
道絕

班婕妤

江淹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彩色世所
重雖新不代故切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與零落在
中路

團扇歌

沈約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玉郎手因風訪方便團扇復團
扇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團扇歌

劉禹錫

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

女蒼蒼蟲網徧明年入懷袖別是機中線

謝孫興宗惠草蟲扇

司馬君實

吳僧畫團扇點綴成微蟲秋毫死皆具獨竊天地功細者及蛛
螫大者縛阜蝨枯枝擁寒蛸黃葉粘飛蜂翾然得生意上下相
追從徒觀飛動姿莫睹筆墨蹤兒曹取真物細校無不同恐其
遂躍去亟取藏箱中乃知藝無小意精神可通不與誤圖蠅能
惑紫鬚翁于猷狀蟬雀藏寶傳江東不知古何如此畫今為雉
大墓木已拱其徒頗能工舊法存百一要足超凡庸友人幸為
賜物薄意何隆玩之不替手愛重心無窮常如對君子穆穆來
清風

紙扇

張芸叟

紙扇本招風曾將熱時用秋來掛壁上却被風吹動

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

黃魯直

戲謂文潛之肥如賈大夫之惡

猩毛束筆魚網紙松拊織扇清相似搖動懷袖風雨來想見塔
前落松子張侯哦詩松韻寒六月火雲蒸肉山持贈小君聊一
笑不須射雉鼓黃間各見射雉賦

次韻穆父贈高麗松扇

黃魯直

銀鈎玉唾明重紙松篴輕涼并送似可伶遠度橫溝漫高麗地
坡名適
堪今時穢穢子丈人玉立氣高寒二韓持節見神山合得安期
不死藥使我蟬蛻塵埃間

律詩

題扇

王介甫

玉斧修成寶月圓，月邊仍有女乘鸞。青真風露非人世，髮亂欽橫特地寒。

題郭熙山水扇

黃魯直

郭熙雖老眼猶明，便向江山取意成。一段風煙且千里，解如明月逐人行。

書王氏夢錫扇

黃魯直

壓枝梅子大於錢，慚愧春光又一年。亭午無久初破睡，杜鵑啼在柳梢邊。

伐秋扇詞

鄭谷

露入庭無恨已深，熱時天下是知音。汗流洽背曾施手，氣爽中

宵便負心。一片山溪從蠹損，數行文字任塵侵。綠槐陰合清和後，不為何顏又見尋。

謝人送常州草蟲扇

楊廷秀

生怕炎天老，又逢草蟲扇。子獻奇功，還將多稼亭前月。卷盡西湖柳上風，蚌蛭翅輕全翡翠。蜻蜓腰細，滴猩紅。舊時綠髮常州守，今作霜髯一秃翁。

鏡

羣書要語：鏡景也，有光景也。釋名：鑿謂之鏡。廣雅：明鏡之始型。矇然及粉之，以玄錫磨之，以白旃則鬚眉髮毛可得而察。淮南子：胡僧云古鏡以金膏塗之，珠淮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

又造金燭薰之玉水洗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王度古鏡記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韓子至人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勝物而無憂傷莊子

詩句龍盤初掛月鳳舞欲生風施有吾寶匣聊開鏡度信勳業頻看鏡有鏡巧催頰暮顏靦青鏡並杜愛惜朱顏屢窺歐

古今事實

對鏡答語

周穆王時渠國貢火齊鏡廣三尺六寸暗中視如畫人向鏡中語則鏡中響應之拾遺記

照見心膽

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史記

覽鏡撲地

魏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怒之每覽照悲怒輒撲照着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且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蜀志

負局磨鏡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人因磨鏡輒問主人無有疾苦者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神仙傳

孤鸞照鏡見鸞門

玉鏡臺見婚姻門

金背鏡

唐太宗賜高季輔金背鏡以表其清鑒

常保三鑑

魏徵薨太宗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二矣

拭鏡拂白

常表徵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拂白眉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未見其味也

進龍鏡

唐天寶中楊州進水心鏡一尚清瑩耀目背有盤龍勢如飛動元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楊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

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垂至肩衣白衣有小童衣黑衣呼為玄真至鏡所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為汝鑄之將獻帝意遂令玄真入爐所為戶二百戶開呂暉等按覓已失龍護及玄真所在鑪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五帝降祉斯鏡可辟眾邪鑒萬物秦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移爐以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不用葉法喜善祠鏡龍於凝陰殿源更雲氣滿殿甘雨大澍聞持鑑拂塵

朱梁趙凝氣貌甚偉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巾拂去之續世說

何用古鏡

呂文穆公居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曰公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以為賢於李衛公遠矣

歸田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烟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揆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孫易其服色悉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資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

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拔姦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之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為背向不相副烟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摺斥後至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亦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于權戚中或撫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耻且既稍進烟又鄙其為人迺復以讒廢歸老於家太史公曰烟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太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

物在遇之莫不喘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祿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烟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為邪醜所疾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哉

鏡賦

晉傅咸

順陰位於西裔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虔命歐冶而是管晞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曜靈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謀同實錄於量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峨峨后妃眷春榮之零悴俱玉顏之有哀助清陽而自鏡競崇姱以相輝若乃雲鬢亂於首賴黛逾於色設有之於斯器兮孰厥貌之能飾苟言贊而回抹今近有向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內省而

自箴既見前而慮後則祇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瑩則以此而洗心睹目觀之有假則稽訓於儒林夫然尚何歎矣之有慢厥思之有淫

執鏡誡

姚元崇

秦樓明鏡鑿有餘輝色自凝曉尤能洞微飾以鑿組匣以琲璣龍繞池臥鳥臨月飛

古詩

鏡喻心

六祖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何勞勤拂拭自不染塵埃

贈友人古鏡

朱晝

我有古時鏡初自瓌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摩久見菱

藥書於監水色贈君將照心無使心受感

同張明府清鏡歎

孟浩然

妾有盤龍鏡清光常晝發自從生塵埃有若霧中月愁來試取照坐歎生白髮寄語邊塞人如何久離別

感鏡

樂天

美人與我別留鏡在匣中自從花顏去秋水無芙蓉經年不開匣紅埃覆青銅今朝一拂拭自照顛顛容照罷重惆悵昔有雙般羅龍

摩鏡篇

劉禹錫

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命生為我一摩拂萍開綠池滿量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走幽室山神袂氣沮野魅真

形出却思未摩時瓦礫來唐突

雜體

韋應物

沉沉匣中鏡為此塵垢飾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金既彫錯警帶共輝飾空存鑑物名坐使妍蚩感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玉日白空歎息

古鏡

李羣玉

明月何處來朦朧在入境得非軒轅作妙絕世莫並瑤匣開旭日白電走孤影泓澄一尺天徹底涵霜景冰輝凜毛髮使我肝膽冷忽驚行深幽百落九秋井雲天入掌握乘朗神魄靜不必負句仙余沙發光烟陰沉畜靈怪可與天地永悲龍吟飛去在俄頃

寶鑑貽開叔

司馬君實

流塵集寶鑑塵昏鑑不昏纖泥落清水泥渾非水渾人能辨二物相與自忘言二物不能辨悠悠何足論無為捨其內逐外取煩冤

老婦鏡歎

王建

嫁時明鏡老猶在黃金鏤畫雙鳳背憶昔咸陽初買來燈前自繡芙蓉帶十年不開一片鐵長向暗中梳白髮今日後牀重照看生死終當非長別

對鏡吟

長孫輔仁

憶昔逢君新納聘青銅鑄出千年鏡意恰光彩固無瑕義比恩情久相映每將鑿形兼鑿心鑿來不輟情逾深君非結心空結

帶結處尚新恩已絕捲簾攬鏡悲難語對向相看孟門阻掩匣翻慙雙鳳來懸臺莫笑孤亦舞粧成持照尚當時只畏愁多遽交衰昔日照來常喜悅今朝照罷自生疑鏡上有塵猶可拂君恩詎肯無迴時

百鍊鏡

白居易

百鍊鏡銘範非常夙晨置處靈且奇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牛時瓊粉金膏磨瑩已化為一片秋潭水鏡成將獻蓬萊宮揚州長史手自封人間臣妾不敢照背有九五飛大龍人人呼為天子鏡我有一言聞太宗太宗常以人為鏡鑿古鑿今不鑿容四海安危居掌內百王理亂懸心中乃知天子別有鏡不

是揚州百鍊銅

靈臺家兄古鏡歌

薛逢

一尺圓潭深墨色，篆文如絲人不識。耕夫云在赫連城，赫連城下親耕得。鏡上磨瑩一月餘，日中漸見菱花舒。金膏洗拭銹澁盡，黑雲吐出新蟾蜍。人言此是千年物，百鬼聞之形暗慄。玉匣曾經龍照來，豈宜更鑿農夫質。有時霹靂半夜驚，窻中飛電如晦明。盤龍鱗脹玉匣溢，牙爪觸風時有聲。耕夫不解珍靈異，翻俱赫連神作祟。千年賣與靈臺兄，百丈靈湫坐中至。溢匣水色如欲傾，兒童不敢窺泓澄。寒光照入近不得，坐然雷電湫中生。吾兄吾兄須愛惜，將來慎勿虛拋擲。興雲致雨會有時，莫遣紅粧穢靈跡。

律詩

古鑑

梅聖俞

古鑑得荒冢，土花全未磨。背菱尖尚在，鼻獸角微訛。月暗蝦蟇蝕，塵昏魍魎過。但令光彩發，表裏是山河。

方鏡

賈島

背如刀截機頭錦，面似勝量澗底泉。銅雀臺南秋日得，照來照去二三年。

古鏡

唐僧若靈

軒后洪墟獨鑄成，難痕磨落月輪呈。萬般物象皆能鑿，一箇人心不可明。匣內乍開，鸞鳳活臺前高掛，鬼神驚百年肝膽真堪死。祇怕看頻，素髮生。

詩話

破鏡重圓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叔寶妹樂昌公主王陳政衰謂其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人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成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楊越公得之乃為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至還其妻因與德言樂昌餞別令樂昌為詩曰今日甚造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古今詩話

洞賓磨鏡

尚書郎賈師雄畜古鉄鏡常欲淬磨洞賓稱回處士自贊其能笥中取藥實鏡上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求得所止

佛廬扉上有詩一首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師雄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通明如玉乃知異人集仙傳

雜器用

羣書要語以制器者尚其象係詳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同上觀其器而知工人之巧禮器器以藏禮左埴以爲器老工人劉木以爲器荀性惡

古今事實

黃帝造金

黃帝始造醜金古史考

陶人為醜

陶人為醜，二舖厚半寸底九孔。周禮

有底曰醜

齊侯使賈媚人賂晉師以紀醜。有底曰醜，無底曰醜。

自稱曾元

建中末，獨孤彥客淮泗間，佛寺遇青短衣人，自稱曾元，驗之乃

醜耳。宣室志

喚鐵

太白山隱士郭休所居有白雲亭，客至則擊一石，其聲清遠，山中鳥獸聞之羣集亭下，以為玩號喚鐵。

白玉如意

胡綜別傳：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蟬等形。時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綜多識，乃問之。綜答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岡，處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抑是乎？

珊瑚如意

石崇與王愷爭豪華，極綺麗，以飾車服。晉武帝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一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石崇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二尺二寸。

托子

古者舜有丹爵，有玷，即今俗稱臺環之類也。然臺環亦始於盤托，托始於唐前世無有也。崔寧女飲茶病，蓋熱，慰指取碟子融。

蟬象蓋足大小而環結其中實蓋於蟻無所傾側因命工採條
為之室喜其為名之曰托遂行於世而托子遂不可廢今世托
子又着足以便插取間有隔塞其中不為通管者乃初時蟻子
融蟻遺制也程康之繁演露

古今文集

雜著

鞭賈見形貌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二十八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906